



死卷第十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

漢沛郡劉向著
明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

新安程榮校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
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
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
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
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
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

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
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
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
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
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
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
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欖槍彗孛旬始枉矢
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

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
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
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
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
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
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
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

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
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
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
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弗太角太角以亡
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
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
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
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下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秠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

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雜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

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
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
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
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
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
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甚
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臬昔者鳴其聲無不
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襮而去
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
置白茅焉栢常蹇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臬聲
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臬當陞布翼伏
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
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
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
曰騫爲君襍臬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
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
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
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
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
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
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不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太
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
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
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
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
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
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
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
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

言如 卷六
六
鼓而懼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思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愛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臙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
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麇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
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
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
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
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皇維思影像夙夜晨
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
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
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
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止翔集鳴曰歸昌翬狹義
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
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
爲能究萬物隨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
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
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
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
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連下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啟首曰皇
 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
 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鳳鳴矣于彼高岡崗梧桐生
 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
 地繁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蚺
 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
 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龜能
 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

另起

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
 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
 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
 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
 而土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
 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
 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
 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

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譚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
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
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
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
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
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
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

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
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
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杓
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
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
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
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
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則何為對

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
 今號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
 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
 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曾見鬼神之見
 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
 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王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
 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
 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
 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

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
 九年晉取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闐然而止瞠
 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
 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
 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
 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
 從左方渡至蹠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
 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

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隨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

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罍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

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罍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王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

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墳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

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

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

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

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

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

孔子曰異哉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

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

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

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

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

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

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

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

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葶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暴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狷狷食駸駸駸食豹豹食駢駢食虎夫駢之狀有似駢馬今者

君之出必驂駢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駢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
 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
 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
 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
 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無可
 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

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
 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
 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忘國矣對曰雨穀三日
 畜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
 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
 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
 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
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
絕獵谷之老人張社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
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

主

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

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
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
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鑿者曰苗

父苗父之爲鑿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

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鑿者曰

俞柎俞柎之爲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

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

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

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死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

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

論苑 卷之八 十九
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

說苑卷第十八
麻蔴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舊曆歲首親友往來未能免俗輟校

已三日矣今日始畢此卷欣夫十四日記



謹刻

說苑卷第十九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劉向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
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八

舊曆歲首親友往來未能免俗輟校

已三日矣今日始畢此卷欣夫廿四日記



誤例

說苑卷第十九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
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

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縝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

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
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
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
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
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
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

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
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
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
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
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
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
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躋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

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中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今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

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其某
 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
 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
 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
 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二曰高寢二
 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
 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日子不居父之寢故二
 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

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
 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
 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
 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
 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
 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
 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

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它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平天子而征之可也

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

言
卷十九
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
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
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
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
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
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
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

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
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
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
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
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
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
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
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
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日蒐夏日苗秋日獮
 冬日狩苗者祭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拊群
 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
 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
 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
 其戎爭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鷺鳥
 不搏搏蝮蠱不螫鳥獸蟲地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
 以古者必有秦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

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
 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拊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獵獮
 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
 天天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

德之發者也是故臯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
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
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
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
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羗北至山戎
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
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

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
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見生三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
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
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
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
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

賙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賙貨財曰賙衣被曰賙
口實曰哈玩好曰贈知生者賙賙知死者贈祿贈祿
所以送死也賙賙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
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
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士三纁二各
五十尺諸侯元士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士一纁二各
三十尺元士元士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
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賙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

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哈實以
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
厚及親者賙賙哈祿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
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
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
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
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

言文 卷十九
八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

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

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
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
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
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
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
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

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
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
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
憂以巫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
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
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
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
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菑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

另起

昔火逐官官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
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齋三日
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
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
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
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卯
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一禘

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
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
方與未登登隅隅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良彷彿彷彿此孝子
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
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
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
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
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
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韓褐
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鬼神且不回况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
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
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
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
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
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
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
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
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義知之乎對曰不識
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慾

言
卷十九
十五
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
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邊
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
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
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
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
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
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
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
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
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
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
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
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
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

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口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

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

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
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
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
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
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設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絃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
聲懼懼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
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
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

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嗚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貴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攝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
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踈疏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
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鼃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
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友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

樂應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

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

焉

嘽奔慢易一作嘽諧慢易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

無法無法之音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
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
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聰雅音目視正
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
數日遠者數月昔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

提行

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
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
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
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
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
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
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
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

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

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其

矣夫子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
由之改過矣

空前
二行

說苑卷第十九

說苑卷第二十一

鴻嘉四年辛用己亥護左都

漢吳郡劉向著
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明新安程榮校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
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
是以嘆之吾思也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
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彫寶珠不飾何也
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上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誦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實○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

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非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

言苑 卷二十
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玕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

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卽位二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

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閣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二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容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

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聳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以

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二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
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
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
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
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
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
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
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

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
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
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
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
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
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
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

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
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
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飾彌侈而國之
不服者二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
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
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
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道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
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

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
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田
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
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
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
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
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無國十二開地千里
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
利以亡其國由離質稊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噐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
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
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
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
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

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
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
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
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
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
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
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
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築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

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天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

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麕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慙而退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竒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下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

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邠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僦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

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
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
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
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
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僂葬

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
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
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僂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釶之器以進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
甌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
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

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縞為冠也而越人徒跣翦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第二十

二十五日至茶社與夏劍丞先生論學
歸後燈下校畢大隆識



黃堯翁百宗一厘所藏宋刻廿二行廿字本構字尚不避諱為北宋槧無疑卷六陽虎得罪條有非桃李也一句與御覽所引合咸淳重刊本已脫落無論其他說苑善本當以為最因從堯翁借歸重勘此本是正良多甲戌五月十三日詒菴記



朱文



白文

窮人曰何也曰屨為屨編為冠也而越人徒
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第二十

二十五日至茶社與夏劍丞先生論學
歸後燈下校畢大陰識



黃堯翁百宗一厘所藏宋刻廿二行廿字本構字
尚不避諱為北宋槧無疑卷六陽虎得罪條有非
桃李也一句與御覽所引合咸淳重刊本已脫落
無論其他說苑善本當以為最因從堯翁借歸
重勘此本是正良多甲戌五月十三日詒菴記



朱文



白文



